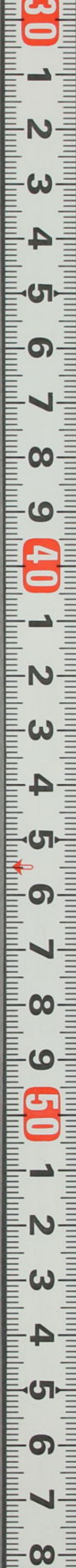




孟子大全標釋

□ 12
3087



孟子大全標釋

口 12

3087

口 12
號 3087
卷

口 12
3087



子學集註大全標釋

紹述先王著

序說

古史

宋蘓轍字子由撰大史公史記不得聖人之意子由因遷之舊為七本記十
六世家三十七列傳謂之古史追錄聖賢之遺意以示後世凡六十卷今謂之
蘓子古史

通鑑

宋哲宗治平中司馬溫公奉詔編集歷代君臣事迹凡二百九十四卷至元豐七
年凡十七年始奏御賜名資治通鑑又參考同異俾歸一途別為考異三十卷

撰字恐
置大史
公之下而
通



醇乎

正字通醇或云切音純說文不澆酒也又醴也厚也又凡二而不雜曰醇書說命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注居者止而安也安于義理之所止故政事不雜也○按醇有厚純二義醇乎醇大醇而小疵當從純之義人多做醇厚之義說不通○又按公羊傳何休注云以來者醇順他人未文又云事實當見不可淳奪俱見哀公年中皆好做純字義看蓋以音同而通用耳且以醇對疵猶純對之詞也

英氣甚害

按英氣甚害事讀者多致疑不知二程語多是一時酬對俗語話非要為文字照管前後說子亭有英氣語次使爾云云非以孟子為有害事也新安說亦牽強或云其則害事尤不成語

亞聖之次

按亞聖之次說者不同以為孟子之次則次字當為位次之義既曰大賢而不足又曰亞聖之次也後世論孟子為亞聖豈其義乎今玩程語曰如顏子便云繼之乃曰大賢亞聖之次也蓋以顏子為亞聖而孟子次之也

溫潤含畜

按有溫潤含畜氣象而無許多光耀者王也所謂溫而栗是也冰與水精其有光耀所以不及王也

按其有之其當作具

歐陽永叔却言聖人之教人

宋孫穀祥野老說聞司馬文正不喜孟子作疑孟十余篇皆求瑕語余欲作辨疑示後人未暇也此以道說之自云受字於司馬公因作誠孟書江南僧宗

果云鼎以道可謂不善乎柳下惠矣。周密癸辛雜識云人各有好惡於書亦然前輩如杜子美不喜陶詩歐陽公不喜杜詩蘇明允不喜揚子坡翁不喜史記王充作刺孟馮休著刪孟司馬公作疑孟李太白作非孟范以道作詆孟黃次伯作評孟若酸醜嗜好亦各自有所喜非若今人胸中無真識隨時好惡逐人步趨而然者且以孟楊馬遷陶杜異世遇諸各公尚有所不合今乃欲以已之文以求識貴於當世不具耳目之人難矣哉後世子雲之論真名言也。△此說載本集第十二卷語錄三余杭所聞人性上有永叔論列是非利害文字上依去得但於性分之內全無見所更說不行二十八字無可謂誤矣四字明薛岡天爵堂筆餘孟子與荀楊同列漢以美皆然請廢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自皮日休始△明周履所識十編洪武二十七年翰林學

士劉三五奉上帝天下老儒令校祭書傳賜名曰書傳會選又校孟子一書中間語言峻者八十五條除之命自今八十五條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其餘二百七十余條頒之中外俾皆誦習名曰孟子節文二書俱有板在南雍今殘缺矣

集注中曾氏是文靖公黃氏是黃祖舜范氏是范以道李氏是李光祖語類卷十九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

按孟子此章問答其與諸章時之先後固不可知也但當時之弊功利是務仁義文塞孟子為之明目張膽勸當時諸侯以王道仁義之說將以致斯民於堯舜之民也而此章以仁義與利對說一刀而斷明其得失故置之七篇之首凡

一書之旨左未右去無不自此二字者所謂造端託始者是也

集註王所謂利

按集註解利字何以揭王所謂三字耶其意謂利有二端有當有之利有可無之利愛親急君下民親戴當有之利也聚斂培克富國強兵當無之利也利亦不同故持揭王所謂利字以對映孟子所謂利也此蓋拘于大學以義為利之說遂致此分理不知利只是專己封殖不復管他人之事故孟子每與仁義對舉以存法戒審取捨如此章及下篇懷利懷仁義之說是也若夫愛親急君此行仁義之效不可以此謂為利也新安倪氏遂遷就其說云有仁義中之利有仁義外之利尤屬鶻突

王曰何以利吾國

按王曰三句只是三項事王夫士庶人各自欲利已直解曰王乃國之主人之表率王若惟利是求說何以利吾國則此端一倡人皆效尤為大夫的便計算說何以利吾家為士庶人的便計算說何以利吾身此說非也若如其說則吾國下當有則字

集註萬乘之國者

按萬乘之國十乘之家集註云云誤矣孟子之時周室先王之制法蕩廢而諸侯驕肆兼併隣壤多致強大國有萬乘者家有十乘者故當時如秦楚燕齊稱之萬乘之國如魯之三家存之田氏称千乘之家孟子亦仍當時之称而言之耳故後篇語燕存之師曰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此可見矣集註必拘古制以萬乘之國為天子之事千乘為王朝公卿之事者非也若如其說則以方乘之

國伐方乘之國者此以天子伐天子也豈理也哉又曰古者國無千乘之國况
家有千乘之祿乎何者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而天子之卿受地
視侯此孟子亦載周室班爵之制而集註所執也而方千里之地出車方乘則方
百里之地只可出百乘耳然則畿內公卿五服公侯亦不過百里之封百乘之
賦也蓋方千里之地縱橫千里其內容方百里者百其方十倍則其入百倍
故方百里出車百乘則方千里出車萬乘也註謂方百里出車千乘者大
誤也論語中數言千乘之國想就當時之制而言耳非古法然也蓋周室
衰微諸侯日倍漸并漸大分為十二合為七國春秋侯已非文武之諸侯戰
國之諸侯非復春秋之諸侯故孔子時多言千乘之國孟子時每言萬乘之
國各從時稱耳後章云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存集有其可見方乘之國蓋指

此等國也

未有仁而

按仁義與利二者皆見於人事之實也專務濟人為其當為是謂仁義專
務封殖不尚義理是謂利惠主唯知利吾國而不知行仁義故孟子為之乃
曰至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皆就事實上判其可不先儒既以仁為心
之德愛之理又曰人心之固有遂曰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則亦把利就心
上說大乖孟子之意矣

何必曰利

按義利之辨夫子既言之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人唯以為善惡之別稱
亦可謂疎矣仁義固至善之名利本不是惡事只好贏利不辨禮義之

謂人喻於利豈可謂喻於惡哉既好利則唯知利已而不復恤人其甚也雖猶父與君無所不為此利之弊

或百步而後止

素百步五十步乃步武之步非六尺為步之步致誓所云六步七步是也

狗彘食人食

焦氏筆乘班固食貨志引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弗知斂蓋

以豐年不斂凶年不斂為訓也如李惺平糴壽昌帝平悉本於此此於時說

節曰羅大經已有此說為長

始作俑者

按仲尼惡作俑者但以其木偶太似人耳非恐後來殉葬之漸也小注新安

之說不得注意本文亦不見此意也然後世文字曰作俑相沿言作惡事之始耳

地方百里

按惠王憂國之日削弱而欲雪其宿耻向孟子故孟子對之云曰地方百里則所調王不待大削弱不足憂也曰可以王則所調無思不服豈如雪耻而已哉首只說此一句而不言其何以致此至下文乃言其方也

可使制械以撻

按秦楚之師堅甲利兵則器精矣器已精矣則陳法之練習可知也孟子之當之非器也非法也今日制械則不待器也曰以撻則不待法也而秦楚之堅甲利兵靡矣其故何也仁澤之覃固結民心雖赴湯火有所不辭豈止死

者酒而已乎天下之民亦將歸王焉

吾不忍其觳觫

孫奭曰我不忍其牛之恐慄若無罪之人而就於所死之地者也

集註豐稷鐘新鑄

趙岐曰新鑄殺牲以血塗其寡却因以祭之曰寡

集註孟子故設

蒙引孟子故設此難故字是故意之故

是仁術也

按所謂仁術也者謂所以為仁之方耳集註以為既不殺牛又不廢豐寡處置周
遍而全無害是以為仁之術此說非也蓋日習見不仁之事始而惡之久而安

之既忍於殺牛則其終必忍殺人梁惠王以土地之故至殺其子不仁之漸不
可畏也庖厨之下日戕物命然遠之而不聞其哀鳴之聲則惻隱之心無由
到矣宣王見牛未見羊故以羊易牛不知自合於仁術也故孟子曉之以為是
乃仁術也蓋謂擴充之方耳若集註說則此處事之巧者不可唯言仁之術也

集註推廣仁術則仁民

而下異類
上忍脫物
字

按雙峯曰云云蒙引難易二字不必依饒氏集註之意人同類而異類異
類遠而同類近故推廣仁術民易而物難非以人物之知不知而言難易
也饒氏失之矣蔡氏駁之固當按推廣仁術蒙引卷三說云此仁術猶
言仁道不必與上文例看云只是上文仁術蒙引取後說予謂仁術此
本經字樣固不可兩處分看然按集注是處事之巧者此則仁愛之事其

義亦不可混同，竟推廣仁術四字，解不得仁，則固可言推廣也。術乃是推廣之事，豈容言推廣，或云推廣仁心之方術，亦未妥貼。

為長者折枝

趙岐曰：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耻是役，故不為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存，故以為喻也。△折枝，孫奭音義云：折之舌切。趙云：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陸善經云：折枝，折艸樹枝。△案集注從陸善經說，孫氏亦以趙說不穩，故存說。

詩曰：刑于寡妻

案詩云：刑于寡妻，又云：御于家邦。此言文王修身之效，自內及外，觀其曰刑，曰御，可見矣。本與推仁事不相干涉。孟子特斷章取義，借用擴充之事耳。

集註骨肉之親

案集注第八節解云：人之於禽獸，同生而異氣。第十節解云：人之與人，又為同類而相親。此節解骨肉之親，本同氣。此於本文，雖不見其字，然其說自理，分殊之說而來。孟子本無此意矣。蓋聖人視同仁，固無不受也。然其中自有親疎隆殺之等。親乎人，則不能不殺乎民。此仁禮之所以立也。何必於理氣異同之際，強分辨哉。

物皆然，心為甚

案心為甚，集註謂其不可不度也。古義云：心之自知分明，甚於權度之度物也。集注必其以是三者

按注云：必其以是三者為快也。云云，蓋不然也。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王亦

不快於心特為其欲求天欲而忍而為之故孟子謂然後快於心與此及
言以明其不然欲存王之自度於己心也非謂不以是三者為快也猶夫子語
宰我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亦又言以明之也

欲壁土地朝秦楚

秦壁土地開拓強字之謂非開疆之事蓋中國地存而言非地有中國以存
而臨制中國諸侯也猶賈誼說招分州而朝同列之意

海內之地方千里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地禹貢九州大槩為說大全陳氏說七國加宋
中山為九者不當也宋中山當時弱小難與七國併說若舉小國當時尚
有滕衛鄒魯等國在何時併宋中山為九說

今王發政

案以大小論之則存之不可以而服八猶鄒楚之勢也既詳明于上矣至此
而言發政施仁則大小之勢非旁論注內近者悅四句為是而說

是罔民也

案罔當注曰罔古網字正字通罔下法罔史禁罔陳罔通作網本網
罔字餘皆借義亦有互借者也如欺罔誣罔不思則罔民之罔極必不
可借網是也舊注孔言與網同泥

蓋及其本矣

按新安陳氏云集注加又字與前昭應予謂孟子再言及其本者復
說耳非本有二層也首章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前後重說其例亦

然蓋制民常產即是發政施仁之事非以此為本復別有許多條件也
集註蓋批及其本矣語重出且疑乎發政施仁不終於制民常產一
事有禮樂制度許多名故以為本也然玩孟子之意發政施仁乃是王道
之本養也教也自在其中矣而言其効則天下服王本者對効說存王不務
本而徒貪其效故孟子反覆淳淳不厭其詞之費也

五畝之宅

案此節全見前篇但八口作數只老者作七十者為異耳

梁惠王下

暴見於王

孫氏音義云見賢偏反下他日見及後注虹見皆同

以大事小

案以大事小人之所不屑為也而仁者之心寬弘慈愛為之而不慊此豈
為仁也集註以音同暗換用字字尤乖本旨以大而字小未足以為仁必也以
大而事小而後可見仁者之心新安雲峯諸說尤屬調停△又案孟子
既說仁者以大事小而引大王事獯鬻分明是奉事之事非字養之事
也△左傳哀公七年却大夫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
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集註批之

詩云畏天之威小注新安之說

案新安曰云云古人引詩之例上有二項事只就下項而接詩者多矣此章
上說畏天畏天二事而引詩則只証下畏天一項耳中庸曰國有道其言足

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下引詩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亦因國無道一項而引詩也非偶然也

集註張敬夫曰云云

今王亦一怒之事

案南軒以理義血氣辨勇之大小固無間然然孟子之意則不在此孟子之論皆專自安民上說未声色貨利之誘葦池游觀之娛苟與民同之即是王道之基本何慊乎有疾告有梁諸君是也故曰先王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斯天下可運於掌蓋梁斂疾視者匹夫之勇也人君之主民也苟有害之者則赫怒整過是為人主之大勇也孟子勸王之大其意切至惜乎其不悟也若夫以理義血氣判其大小其與孟子之意背馳特甚小注龜山說却得本旨雙峯雲峰二說殊覺繚繞

存宜竟見孟子於雪宮王曰云云

案賢者亦有此樂乎與前章賢者亦樂此乎同是就人君而言集注以不得則非其上為一章之綱故云君當與民同樂非但當與賢者共之而已也此就孟子而言不然矣雲峯亦云而賢字似同而實不同亦誤矣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一句屬下節為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而發蓋雪宮存王游觀之處猶梁之葦池鳥獸也故孟子引晏子之言亦是游豫之事其事首述先王之時巡狩述職無非民事而後言流連荒亡當時之弊分明是賢者而後樂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

案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此句接上節下句說為是不可分析若唯言

不得則非其上則此似人之常情不可咎罪故必屬着此句雖然有非其上者則由上之不與民同樂也故曰亦非也此亦承上句然重在下句集註二句平說曰皆非理也不深考焉耳

夏諺曰吾王

按夏諺之語唯四句而止遊豫為諸侯度者晏子引夏諺而明遊豫之為諸侯守國之節度也夏諺所言本天子之事晏子對景公故曰為諸侯度下節云流連荒亡為諸侯憂乎此相對皆節之結語也

流連荒亡為諸侯憂

案流連荒亡為諸侯憂者言為當時諸侯之通病耳集注解上文為諸侯度云諸侯皆取法故解此節諸侯字為附庸之國縣邑之長

也派甚大抵此二節說當時諸侯動衆虐民之狀故以此二句結之與上文語勢相對

詩云可矣富人

正義云詩云可矣云云蓋言古今之世可矣富人但先哀憫此輩獨羸弱者耳孟子所以引之譏文王行政是如此也

當是時也內無

孫疏云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皆男女嫁娶過時者謂之怨女曠夫也△胡五峯知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脩君子宜深別焉△朱子曰胡子之言蓋欲人於天理中揀別没人欲又於中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既謂之同體則上面便着人欲兩字不得此

中欲之中字
疑當作人

是義理本原精微處不可少差誠更子細玩索當見本体果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功夫去却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未識天理於人欲汨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功夫去却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

曰四境之內不治

案四境之內不治王之責也孟子將問之而影帶二事未漸漸近裡說責實全在此節集註云先設上二事以發之亦自簡明趙氏云君臣上下各勤其事是主與士師平說大失孟子之言其之可矣

賊仁者謂之賊云云

案湯武放伐之事千古未了疑案孟子此章只以二句說破曰聞誅夫紂矣

未聞弑君也明白易的無復容疑而後世諸儒尚不肯信從或以湯武非聖東坡氏說也是也其以為聖人則以為權康節之說而後世以為定論而不知其不得聖賢之意則一也要之唯知在當時君臣分上致疑而不詳厥初生民之時君道之所以立而求之也想天洪荒草昧之時億兆之民芸芸蚩蚩強弱相爭知愚相爭無以相治則無以相生於是推才能起衆之人奉以為長邑有長國有君而統天下乎則為天子故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蓋推衆下之心所以為天鳥耳豈自天降自地湧奉諱諱之言以為天子哉及數世之後子孫失德而為衆所厭則亦必有代德之人為所翼戴而君天下湯武之事是也堯舜以前天下亦非一姓相傳伏羲氏衰而神農氏興神農氏衰而黃帝氏興爾後堯世而及堯舜則實天下而傳之賢則復非其子孫也而夏商周互相興

以故書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然則湯之放桀武王之伐紂非以臣弑君也乃為天下除殘賊焉耳

集註子弟之衛父兄 君行仁政節

荀子諺云仁人上下百將心一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足之扞頭目而覆會腹也金匱書刑法志曰唯孫卿明於王道而非之曰天仁人在上為下所仰猶子弟衛父兄若手足扞頭目何可當也

君請擇於斯二者

按楊氏謂孟子告文公始告之以效死至甚恐以大王之事告之集註亦云遷國以圖存者權也俱垂孟子之意矣楊氏蓋見前章有効死之言而此章告大王之事故曰云云然此二章其生之先後不可知也抑此二章而觀之首

告大王去卻之事而後舉或曰說云效死勿去分明告大王之事者是正意效死勿去者是一說告之也一本告之也之上有難料文公可否如何故曰君請擇於斯二者非因恐而

公孫丑上

或問乎曾西

按揚氏之意細字路之才不望管仲故其施為亦有所不及以道而言則子路之正非管仲詭遇之所及也本只言其施為而未說到功效集註蓋不獲與獲禽字併說功效然玩本文公孫丑問管仲晏子之功可復期乎孟子對之曰以存王由反手也而斥管仲曰功烈如彼其卑也畢竟功效亦在方術中其道大則其功亦大其道小則其功亦小管仲以伯術進故其得君雖專而功烈則卑子路及夫子之門說王之畧其惡優為使其如仲之得君則其功豈止九合匡乎

我此曾西之所以畏子路而耻比管仲也管仲其功已著而子路未見其施故
楊子意不滿于子路而唯取其術之正耳集註併說功效則亦與功烈其卑者
相左矣若夫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者言其才長於治軍旅耳及其得君之
專施為自申則固不可預與也何必以此而譏子路不及管仲哉

養浩然之氣

案知言養浩然之氣與博文約禮亦只是一般聖人之道畢竟不過方字修身
二途而已孟子何以轉換其語以知言養氣為言耶此蓋對告子之言彼曰不得
於言勿求於心其意不宜考究聖賢之言與異端之言孰是孰非只從其心
之所好以為道孟子則以知言為要此為學之屬也彼曰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其
意雖自有不慊不復照管其得失只從己心之所之以為道孟子則以養浩

然之氣為主此修身之事也夫既知言以定眾言淆亂之不一養浩然之氣以成居仁
由義之德則俯仰無所羞怍臨大事當大任亦何恐懼疑惑之有此孟子所以
不動心之方也

無是飢也

按無是飢也集註謂無是氣則體餒矣正文只言無道義則氣餒也下節
分明言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可見餒是氣
餒也非體餒也

孔子曰聖則

折義蒙引云孟子引孔子子貢之言何引孔子之言而止方又及子貢之言不可曉
又舉說言孔子雖既聖而猶不自聖後說極是蓋言就夫子自道之言而

既見其所以聖也而不自居也况我何人也而敢當此稱也哉引子貢之言所以愈見功實也△蒙引饒氏謂字之教之皆貼聖人之道此說不然聖與聖人不同聖与仁並稱不指其人也只指其德周礼六德之聖是也△字而不厭于句論語中几再見皆在述而篇中言默而識之者只一章而已故知默識只是虛語後世尚理虛遠動說默識殊不可曉此章可見矣

非其君不事

折義伯夷辭紂而歸文王孟子的有明文其遜國諫伐二事皆史遷之所載而孔孟未嘗及言也蓋伯夷之事見於論語者四見於孟子者七皆想像其德而不言事迹之詳也其年代久遠亦且不見施為非如伊尹事切可見也而集注攷史記而載遜國諫伐二事最可疑也且言孤竹國之二子此亦妄矣孟子亦曰

居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又曰不立於惡人之朝又曰諸侯虽有善其辭命而吾者不受也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論語又曰遠民則非南面之君可見矣△王充論衡知實篇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皆曰聖人者賢聖同類可以共一稱也寧我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孔子聖宜言聖於堯舜而言賢者聖賢相出入故其各稱相貿易也

麒麟之於走獸

試讀文選趙成章義麒麟之于走獸也鳳凰之于飛鳥也泰山之于丘垤也河海之于行潦也亦猶伯夷伊尹之于凡民也類也然而孔子乃更有特異者

塵無夫里之布

按夫里之布從鄭司農之說則是方布之布從饒雙峯之說是布縷之布當

讀放以從是

天下之民

案天下之民與天下之農不同天下之農是謂田野之耕農天下之民是謂正術
伎藝及轉移執事者皆在其中也若以此為農民則與上文天下之農相復
且上四節各舉一農商旅而獨不及百工是知天下之民云者乃指工匠等為言
即中庸所謂來百工也又氓與民不同氓從亡從民是流亡之民蓋指四方密
寓之民非土著之佃戶也

凡四端

按集注舉定位成名專氣三者定位就四方而言專氣就四時而言唯成
名云者未疏亦無的說雲峯云四行各成生長收藏之名而土無此名蒙引

云成名之名職名也不然則既名曰土矣又何謂無成名又禾以生谷為
名火以明盛為名金以堅利為名水以源活為名皆有成名也惟土則惟定乎
四者之中是無成名也此諸說皆無所據此唯洪範為說耳洪範云水曰
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蔡傳隱括孔疏云稼穡不
可以為性也故不曰曰而曰爰爰於也於是稼穡而已非所以名也是也蓋潤
下炎上等四者此其成名故各著一字土唯曰爰稼穡是無成名也諸解臆料
最屬亂說

莫之德而不仁是不知也

按有德之者而不為尚有說也莫之德而不為則是無說也為仁不難而
人不肯為非不智而何是孟子苦口極言醒人處

大舜有大為云々

按集注是一節分綱目善與人同句是綱下句是目今審本文下句是述上句之意樂取於人以為善是其主意故下二段俱言取人為善之事又按樂取於人以為善者舜之行事雖亦取出於己者而其心之所樂在於人者也蓋其智明慮睿舍己從人其性之所樂者然也

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按莫大之大集註就天下上說故使天下之人皆勸於為善本文只言君子之德之大也觀上文大舜有大為可見矣又按此章歷叙聖賢取人之善之事而推其極于舜曰與人為善者也即上所謂善與人同之意集注解與子曰許也助也我助其為善也與上文義相左矣何以改解耶

總注云在己者有以及於人亦言助其為善也聖賢之心固樂善之及人然此章只專言取善之事不見及人之意
已酉四月廿三日夕
公孫丑下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

五行大義六甲輪轉共六十日十日旬之內支無配偶者為之孤所對衝者為之虛卜筮所云空亡以支孤無干故名為空亡者無也所對者全虛故云也

必有得天時者矣

案天時有時日方位二事今視本文日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則專就方位而言天時也時日自在方位中假令某時攻城自某方而入則利自

某方人則不利此天時之吉凶也而四面攻圍則其中必有得天時方位之
吉者云云集注曰曠日持久此通教且而言不必要補此意漢書嚴農傳
曠日持久糧食之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

有人伐燕

按人可殺與之人諸解多言指殺人者為人最誤也人可殺之人即是殺人
之人指見殺者為人非言殺者也殺人猶伐燕也問人可殺與猶曰燕是
與也亦上文殺人而曰人可殺與其意尤明諸家多拘于殺人者死而不知殺
有罪之人正是殺人也

薛十萬而受萬是為欲富乎

辨云薛十萬而受萬以未說者皆言薛十萬之多而受萬鍾之寡是欲富

者之所不為尤非矣觀下節子叔疑童斷之說取其失於此而欲於彼
也十萬之於萬多寡固所不論欲兩端之中必不失其一是患失者之所為
雖使孟子欲富者而豈屑為之乎

有私龍斷焉

宋孫氏音義曰童斷趙云童斷謂塚斷而高者丁云宋宋童與隆声相
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胥須之類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斷割之斷
非也陸云童斷謂岡童斷而高者如陸之釋則童音童

以左右望而罔市利

辨曰左右望而罔市利者本譬薛十萬而受萬既失於此而欲又得於彼
之謂集注云欲得此而又取彼也則是欲彼是并取也非孟子設譬之本意

△安。孟子所以不留者，程子之說固可信也。然孟子所以不受者，不徒此也。必也與共天位，與天祿，上之如湯之於伊尹，次之如桓公之於管仲，而後為用。孟子者也。若徒使國人衿式者，豈所以處孟子也哉。此其所以不留也。

滕文公上

夫道二而已矣

案本文只言道二而已矣。注中將性字換說曰：古今聖愚本同性，此今古學問之異同，非只變文成解也。蓋古聖賢之教人，所使人為標的，以道為主。故夫子言吾道一以貫之，孟子之言亦然。後世理學盛而心性之說作，故其標的專在于性，所以此章以性字換道字曰：云云。此非孟子之意矣。

今滕漸長補短

案孟子說性善，非只說其理，欲人知行仁之本，而治國平天下，安其生，仁極功也。故此章始說性善，而到此告之以滕五十里，猶可為善國，猶前篇首說四端而末言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

按孟子引陽虎語，正是承上接下。當時諸侯奢侈無度，專務聚斂，民失常業，遂罹刑辟，是為富不仁之効。三代之制，雖復不同，大要不過什一則取，民大輕，是為仁不富之効也。

徹者徹也

辨五耕則通方而作，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然則八夫之家，其宜無貧富之異。而孟子曰：百畝之養，上農夫食九人，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

五人各自受田而耕不通方而作故勤者取多惰者收少有是五等之異也
集註曰用力不存故有此五等其說自相矛盾矣夫八百畝之田其人若干計
畝而收之則一夫所得若干平時雖有用力之不同而至受其租則均而收之
勤者自為惰者勞耳何有三等之異哉今或祿仕之家各俸百斛而有
貧富之異者係其治生之能否非所以語此也蓋此說朱子自洛陽議
論中推之耳本無所批張子所謂通夏高二法者得之小註朱註說耕
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其畝亦未可知也然平時通力而耕則咫尺之間豈
有地方之不同哉亦不通朱子解經步步相顧無毫釐滲漏尚不免踈脫
學則三代共之

案孟子前曰夏后氏五十而貢云云其實皆什也可見三代稅法雖異其名而
皆什而仁民事也此曰夏曰校云云皆所以明人倫也可見三代學校雖異
其名而皆學以明人倫之事也其文勢語脈固般樣然則學則三代共
之句亦言字間之事耳非謂三代之通名也古今經世拾要地官云神宗熙
寧中重修定方田法詔司農以均稅條約併或領之天下以東西南北各千
步為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為一方又詔每方差大小中頭同集方戶令各
認步畝方田官驗地色後知官吏奉行刻致騷擾詔罷方田

此其大略也

趙岐孟子題辭曰有凡今托物三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佞曲而不屈金世
垂聖之大才者也正義言孟子之才比於上聖人之才但相而已故謂垂聖
大才△漢書劉歆傳贊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命世者焉豈近是乎

有為神農之言許行

趙岐曰又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孫奭曰公乃與許行之居而外之直解云即與之二廩以為居止△案孔安之述述古聖上至堯舜而止矣所以論語堯舜之堯曰三篇及孟子篇末皆可見矣中庸云祖述堯舜者是也故知神農之言孟子之說不取而不惟許行稱述之失而已也若如程子之說則孟子何不辨許行稱述之非而直以堯舜折衷之耶末節引堯舜為証旁及周公孔子其意亦可見矣

陳良之徒陳相

案物以類聚氣意相感陳相之學負耜耜而之滕為聖人之氓則亦是一種古怪差異底人物所以一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蓋氣類相

感也直解云邪說之易惑惑人者泛矣虽未見許行而與許行言行相符又聞滕行仁政忙迫投來願為之氓亦是一般氣味蒙引說可取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

直解許行之說欲使人君身親稼穡而兼治民事此理勢之勢必不能者孟子將折其非先就服食器用不能兼為者以詰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

案君民之不可相無猶農之與陶冶不可相無也上治下下供上互相輔助猶農之與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也此人世之恒態自然之道也許行徒欲使君與民並耕而已則以粟易械器者豈非矛盾之甚乎孟子為之反覆辨析最為昭晰夫子告荷篠丈人以長幼之序不可廢也而明君臣之美如

何可廢也亦此意爾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

按洪荒之時裁成之功未至故及堯之時尚未平致定也非謂經數聖人除治未盡也集註必欲補堯舜已前有義農黃帝數聖人有功于斯民故虧着此數句不道堯舜已前無人信天下固當有神聖首出左右有民但其事綿邈不足徵故孔孟每斷自是以上不曾道及本文自明△授禹貢則稽之于古也今水路則驗之于今也而知其為記者之誤也

教自忠
教自忠
誤

聖人有憂之

兼堯舜而言

使自得之

使自得之乃深造自得之自得稍有淺深焉耳注謂使自得其性者非也注解人之有道也做性說故亦說做自得性以照應不可以從△集註水上一句貼上節及本節二段相合以說衣食足一句專貼此節就稷契二人身上說△殷勤之號亦非孟子取谷而創号也想必当初有此名相沿襲孟子因是耳堯以不得舜為己憂

按支峯益禹稷契而不及皋陶至此特云禹皋陶者想方治水之時雖無專職而齒德兼印要禹而輔治故至此總結歸之禹皋陶也

蠅蚋姑

音義張青泐云諸本或作蠅非也丁云蠅手詳所出或云蠅與蚋同謂蜂蟻也音更一說云蠅姑即螻蛄也△集注或說以此

一本非也
作誤也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

素人心苟有所溺則雖有巧譬善道亦無得而曉。若有明証確據無得而服。饒有大聖賢者出示之方法亦不能移其故習。方夫子之時接與微生畝荷蓀晨門之徒皆當世之暗人也。夫子雖欲為之惓惓引接入于中道而竟不能。方孟子之時陳代淳于髡陳相許行莒子夷之之徒皆疑于孟子之道。孟子雖為之明辨痛斥不遺餘力而亦不肯從。唯有夷之則憮然於其言曰命之矣。彼豈嘗為墨之道而天資自羞不忍薄葬其親則其質亦近于道。故及孟子一再辨之則惓然改悟。自知其所學之非人。其可溺于竟見而自絕乎聖人之道乎。

滕文公下

為之說過

音義陸云說過說計以要會也

居天下之廣居

素皆人事也。安人謂之仁。各有等差。謂之禮。可不從。違條理分明。謂之義。大夫夫平素其身必於仁。猶居廣居也。於禮猶立正位也。於義猶行大道也。以身之行事喻之。休之舉動而言安宅正路。義路禮門。七篇中屢之有此說。其意自明矣。小註居字就心說。立字就身說。行字就施為說。此亦自仁義体用說而未畢竟此三句皆是身之所行。不可分拆。且居字尤難就心上說。

聖王不作諸侯放肆

案邪說誣民充塞仁義。楊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辟而闢之。廓如也。不知仁義是何等物。而謂之充塞。亦何以謂之廓如。蓋以人之所得而言耳。一世之人。慈

愛濟人取含有異說之仁義道行倡邪說以沮壞之致其不行猶路徑之藁蕪不可行也謂之充塞仁義中庸謂道之不行不明者言此耳此等事本不須解說身注云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其解自明輔氏則云邪說誣罔天下之人其勢至於充盛窒塞人心固有之仁義使不能發也蓋以仁義為性則其說不得不然豈非不得其說從為之辭乎

五言為此懼閉先聖之道

按集注謂君臣父子之道賴以不墜對楊墨之無君無父而言不如曰仁義之道賴以不墜孟子開首便提說仁義二字上文亦云楊墨之道不息云充塞仁義也可相証明公案二程全書十三載此說作楊子為我疑於仁墨子兼愛疑於義近思錄中亦載亦較集註所引仁義二字互誤也尤可疑也集

注所引孟子改其而平若葉氏強解其義尤屬牽強

聖人之徒

案孟子上歷叙群聖之徒以拒楊墨有任故以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一句結之蓋自道也正見其自任縱往聖之責集註做學勸別人距邪說意解殊覺不當

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

宋孫叔祥野老記聞云齊地有蓋類蚯蚓大者謂之曲善辟地以行呼之聲也孟子所謂吾必以仲子為巨擘者即蚯蚓之大者蓋先齊謂蚓而後充其據注以為大指非也

離婁上

蓋心學之誤

孟子曰梁惠之明

此章通章明仁義為治天下之法也言凡事莫各不有其法治天下之以仁政猶成方圓之必以規矩正五音之必以六律不由此異其性之至者亦不能得離婁者天下之至明者也公輸子天下之至巧者也其宜不以規矩而自成方員師曠天下之至聰者也其宜不以六律而自正五音皆不能堯舜生知之聖人也其道宜不以仁政而自平治天下亦不能可知矣仁政者首篇告齊梁諸君制民之產法及文王治岐等事是也王道以其全而言仁政以事而言對而言則別此乃云是也散而言則通下之所云不行先王之道是也先王之道即仁政也

徒善不足以為政

柔徒善徒法集註互而言之予謂不然也柔字書徒猶空也凡事無所因者通無之徒如徒歌曰語徒搏曰暴徒涉曰馮及徒行徒步徒食皆然今日徒善徒法亦是不因先王仁政而徒有善有法耳徒善是有仁心而無仁政者固如集註之說故曰不足以為法徒法是徒有紀綱法度而不因先王仁政者如秦漢已未之治是也故曰不能以自行

聖人既竭自力焉

柔物無其法則不得成仁政者治天下之法度也故雖堯舜之聖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也是此章主意將說此事故先設規矩準繩五音六律二項譬喻以明之此前二事是虛設仁政是實事集註連絡二事俱為聖人之仁者非正文意矣首節先說離婁公輸子師曠二節事而後歸重於堯舜此亦可見矣若

不然則孟子當先說堯舜而後及禹湯等事△又案本文止言仁覆天下而注及後世者輔氏謂舉大可以該遠也予謂後世字不須添入孟子為時君說三政專期其効于當代既効于當時則其及後世自有其中矣故正文只言仁覆天下矣集註以制為法度為仁故必添入後世二字△又案繼之猶繼天繼志之繼謂繼心思耳目之力也集注云制為法度以繼續之則其用不究蓋為心思耳目之力不能及天下後世故制之法度使其用繼續不斷也此解繼為繼續之義其說恐傷於巧

二不信度

趙岐曰不作不信度量

責難於君謂之恭

按學此章主意欲治國者上下各以先王之政為規矩準繩也其曰仁仁聞者蓋緣當時諸侯徒有斯心斯名而不知治國以仁政為法而發仁心固不可無也不必要有仁聞郭氏說稍覺齟齬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

案此章以規矩喻聖人亦上章之意規矩具物之法聖人是人之法故下節云三者皆法堯舜而已矣然則上章所舉規矩六律亦是欲喻堯舜之道而所設非以規矩六律為仁中之事亦可知矣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

案道者人之所行也畢竟不過善惡二端故夫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孟子引之而言仁則堯舜之所以安天下不仁則幽厲之所以喪宗社正是一刀

而斷欲人主之務仁而戒不仁也不仁何以亦曰道邪蓋直曰道則專以善而言如曰志於道曰可與適道是也然人之所行固不善亦可謂之道故夫子言之如此可見道之為各本以行事言而非循性之自然之云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於其仁

案此章說仁智敬三者而不及義者此三者皆就接人上為重而義專立己持身之道故不併舉也

皆反求諸己

集註自治益詳云按詳字非貼皆字也此節覆說上文非推上層愛人本是自治及其不親也必及其仁是益詳智敬亦同

孟子曰人有恒言

按經書言國家者不同大要有三樣如曰天子之得邦家國指諸侯家指大夫如曰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國指通國家指私家如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邦指公家指私家此章推天下而本之於國則天子統治天下邦畿千里之地天下之所視倣如曰京師百善之地是也推國而本之于家則宮中之好尚輦下之所視倣如曰正朝廷以正百官及曰城中好高髻四方且半額是也則國指京畿家指內裏推之于諸侯則國其所治而本于家大夫以下至士庶人則家其所居而至言本于身則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皆然

孟子曰為政不難

案巨室國之世臣勳戚之家其人亦不一樣雖有賢否忠奸之異而大抵以社稷為重與國同休戚當時諸侯能修其身善其政事則巨室世臣心

悅誠服此為政之本也封建之時君臣世襲事体每如此季之言其意蓋在于此林氏云戰國之時諸侯失德巨室擅權為患甚矣云云蓋知三桓之弱魯六卿之分晉為巨室之害而為此言此世臣之弊也非世臣之本也故國非有喬木之誣也有世臣之誣也世臣為國之重也久矣既服其心則為國之本立矣△集注制其死命云云前漢張良傳曰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柔順天者存三句通有道德無道而言而在此章則就無道之時言為重下篇引齊景公事彼豈非聖賢之主而亦能忍辱與吳為昏可謂順天者存矣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

披孔子曰集註云云通天下無敵為夫子贊詩之辭考古注亦然天子之語則仁不可為衆也百耳其因詠詩而發亦未可知也孟子引之以演仁者無敵之旨也故更端言天國君好仁以証之通考前後第二篇引夫子里仁為美云云繼曰夫仁天之尊爵也云云此篇下章引夫子之言小子聽之云云繼之使曰夫人必自侮然後入侮之皆可併証矣若便夫子之語則首尾只三句不應中間更端言夫且仁者無敵此孟子恒言夫子之言止句為是

不仁者可與言哉

案良醫之於疾也無不可治之疾聖人之於人也無不可教之人然疾而不肯服藥則良醫無所施其功不死何為人而不可與言則聖人無所用其術不凶不已不仁者是已所謂不仁者豈必以殺人害物為棄哉唯專一

已之欲而不復管人則苛征暴斂以朘其下究兵黷武以侵其隣賊虐
諫輔焚矣忠良唯好依阿洩忍之逢其惡凡皆所以致以之道而安而利之
秦始隋煬之所立今古輒孟子既洞視於千載之上矣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

欺侮也毀也伐也皆自人而為之淫故人徒致恨於人而不知其本皆自己而為
孟子為之友曰自侮自毀自伐猶自勝之強自見之明也善不善皆不可不省己焉
桀紂之失天下也

孝子之所以親父母者以其思我也人之所以惡寇讐者以其害我也彼暴其
民如寇讐之害人我受其民如父母之思子則天下之民將何歸此湯武與桀紂
之事也當時諸侯非不欲一天下而遷延歲月不肯務行仁其必淪胥以至於此

此孟子之所慨也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

暴且暴者曰言非礼義而自棄者曰不能居仁由義者何也自暴者不信
道而好非毀之仁義礼法比自其所以厭棄然蔑棄礼法之言為多如老子
告子可見矣故不言仁義而言礼義若夫自棄者自曰不能行道耳仁又人
道之極故不言礼義而言仁義又案程子之說本易革卦傳蓋以性為理則
凡為人者無不可移之理故強以自暴自棄者充之其然則非不移也
不肯移焉耳朱子固曰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此世
間一等人或剛或柔稍有知計不肯入道者是也不可以為下愚也下愚
是所謂白癡不辨菽麥者世間固有如此者故夫子謂之不移耳又按此

章首併舉自暴自棄二樣人而其所以專戒者在自棄之人故第二節以下唯責自棄之人而不及自暴亦只說仁義二字以警省之

道在邇而求諸遠

業道之遠近事之難易本非二項事就其大而謂之道就其小而謂之事要不過孝弟故下曰云云注親與長為邇親之長之為易則道之與事有彼此之別云云峯道為天理事為人為亦甚過分析△又案誤在下章

孟子曰居下位而

業此章明治平之本在於修身推治民而歸之獲上獲上歸之信友信友歸之悅親悅親歸之誠身節々推之而本其功於明善明善即學問之事也至下節不言明善之事而特究論誠身之義者誠身其所為

本而明善所以為誠身之功也又案獲於上為所得也猶言不得於君則執一中之得獲字屬上注云得其上之信任也誤矣蓋得我也非我得上也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

按誠者天之道者是聖人之事生知安行之境思誠者今之道是賢者已下之事字以至於聖之境也經書中假天道以說聖人之德者多矣如中庸及此章是也舊注以天之道做理之在我者非妄之意矣△又案此章人但知平易明白其事至近而不推到聖人之能事仁義之極功乃尽於此原夫自古及亂之興其始起於人之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小而爭鬪訟訴大而寇賊奸軌甚而害及生民禍覆宗社天下之人苟能親其親長其長

則犯上之小猶不敢為况為亂之大而忍為之乎甄陶一世而措俗于雍熙乃仁之至也虞史贊帝之德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亦指此以為言耳甘露醴泉天以示其瑞麟鳳龜龍物以効其靈亦其所感召而文飾之耳而其道甚近其事甚易而人不肯為此孟子所以奇慨也

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

正義云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未歸則曰盍解衣聞文王起為西伯盥而與說道吾何不歸夫△指南作是起而在西伯之位與是奮然感發之意

求也為季氏宰

案此章論當時士習之弊蓋戰國之時王猷閉塞諸侯放侈有聚斂之者有誇說之者有力戰之士各逞其能于當時諸侯天下之民困矣故孟子首引

夫子責冉求之言痛斥聚斂之臣第二節因斥兵戰之士斷其俱為困民之首第三節遂及游說之士等其罪而責之

恭者不侮人

按惟此不順非恐人之不順已也恐已之不順人之意也蓋不侮不奪者是恭儉之實今之諸侯內肆侮奪之行而外面徒為文飾以其声谷務順適人意欲令人之喚做恭儉之君也豈可以此為恭儉哉恭儉固不可以聲耳音笑貌襲取也恐不順為正是聲音笑貌上恭儉汲黯諫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其意相類若說做人之不順已則只是好諂諛下句無落着矣觀其曰可以聲音笑貌為恭因其有以聲音笑貌為恭儉者也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

素此節與上節不其相接集註云承上文言之古義或云別為一章予謂曾子以孝聞又以守約聞此章以守身為事親之要故特引曾子之事為証俱養志與守身其事不同然既能養父母之志豈有不守其身者乎古人引征事實亦大畧為說不必拘泥新安陳氏引南軒說亦覺有理

政不足問也

案今注疏本問上有與字△又案自古論治者徒知於用人政事上論其得失而不知其本在於君心人格君之責者徒知於論議諫爭上求其感悟而不知其本在自正其身苟能正己以正物則君德自明綱張萬目舉善人登用政事克久而國自足矣○定于此言乃根本塞源之論也南軒云亦簡明

樂正子見季

案前日未存而今日未見爾非甚遲緩也但其從子敖之罪不可恕也季子只責其來見之晚而從子敖之罪隱然見于言表章首即題曰樂正子從子敖之存此其罪按下章亦直白其事而責之可併見矣

舜不告而娶

趙岐曰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坐不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

仁之實事親是也

案義主於敬暫看如無不可畢竟不免為敬是禮之實故曰恭敬之心禮也又曰恭敬辭之未將者也可言禮主於敬而不可言義主於敬良知良能章曰敬兄義也公都子答孟季子問義內亦曰行吾敬故諫之內也集註豈本於此蓋長長從兄是事之當為者故季子每舉以見義之本既長之則敬自

在其中非以敬為美之本也。或曰從兄。或曰敬兄。其意身見矣。公都子問答亦非只以敬說。觀下文亦就敬兄為說也。又素實有名實之實。有事實之實。有花實之實。朱子謂這實字正是事實之實。勿軒云。當如果實之實。亦演其意。先人則謂此虛實之實。西山曰。仁義之道大矣。而其功實處。只在爭親從兄。其旨亦明。蓋仁義本非虛無之物。而其事廣大。將何所執著。即唯其功實可見者。莫如於孝弟上見之。尤明且適。故曰云云。又按良賢能章曰。親親仁也。敬兄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此就曠充上言。明其親親敬兄之心。成仁義之道也。此章曰云云。此就實効上言。欲其約仁義之道而驗之。事親從兄之間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

案此章仁義禮智樂五者並列。而仁義為本。知禮樂三者所以成仁義之功。也。然則曰仁義禮智信五者之理。具於人性中者。似不相合。且曰信而曰樂。亦與後世之說不同。又素良知良能章曰。親親敬兄。此章曰。事兄從兄。置詞不同。亦有其故。良知良能章欲推此心。故就心而言。親之敬之者。心也。此章欲明其實。故就事而言。事之從之者。事也。聖賢之言。不待錙銖校量。而纖微曲直。各有條理。如此。先儒剖拆精詳。無一不至。而不及此。美者。蓋以仁義為未發之理。故以此二章俱做用上說話。故不置異同于其間。亦自字脈大本上而來。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

按不得乎親。不為親所得也。非得親之心也。得是親得也。非已得也。孟子中

屢說得字曰不得乎君得乎丘民皆當從此△又按不得乎親則乖戾阻隔與親不相得人理既絕不可以謂之人罪之大者也不順乎親則雖不至乖戾不能與親之心和順也則亦不可謂盡乎道也故不可為子則尚可言也至於不可為人則不可言也免於不可為人則尚可為也至免於不可為子則非有親愛和氣者不能此其所以為尤難也△又案不得乎親罪之大者不為則易不順乎親罪之輕者不為則難集註以之密言之為此也

離事下

無罪而殺士

按聖賢之言亦有通言之者有特言之者如夫子所譏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凡為君為臣之通訓不隨人而異者如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及易云

見幾而作不終日特言士君子出處進退之道非通言臣道也孟子此章之旨亦然若不終日無罪之戮及士則凡為大夫者推方于同車乎及民則凡為士者傾國以行乎此此理之所無也若夫世臣舊族則亦不可以此自處也慶源既詳之矣

君仁莫不仁

按此章與上篇本是一意無異也通全章言則上篇專責于人臣掘二句而言則二章俱戒于人君張氏以三章分屬君臣者非矣

君之視臣如手足

聖賢像贊國朝洪武二年太祖高皇帝覽孟子去不冠雙髻謂非人臣之所宜言詔去其髻享有諫者以不敬論且命金吾射之象山縣錢唐為刑

部尚書批疏入諫輿視自隨祖胸受箭且曰臣得為孟軻死死有餘矣
太祖覽其情詞剴切遂復孟子祭仍命大醫院療錢唐翁前瘡云我此
孟子為宣其言人心報施之常態非語臣道也蓋撫我則后虐我則讐言
姓之於上服教之常如此衆人遇我衆人報之國士遇我國士報之志士之事
君其執之輕重亦如此然則腹心也國人也土芥也履讐也宜其報應之不
同亦是古今人情之常態為人君者苟能知其如是使臣有禮視如手足
則衆心悅服相待誠國其永存位其永保乎孟子以此告宣王正是直言正
是忠愛之至嘗曰有人莫如我敬王也亦視此等可見矣明祖叔業之主且
好學問重人材固漢祖唐宗之資然猜忍好殺功臣舊將多不令終于孟
子此言適是對症之奇方惡其苦口遂致毀剝幸矣有錢唐之諫而免夫後世之賢

非禮之禮

按非禮之禮非美之義心知其非護惜人情牽于世習強而為之此亦丈夫之事
也大人則高明正天必不知其非而枉為之也蓋世有非禮而以為禮非美而以
為美者故曰非禮之禮非美之義也集註云察理不精故有二者之弊此直非
禮非美耳觀其曰大人不為則知對有知其為非禮之禮非美之義而苟且為
之者而言也

言人之不善

按聖賢之言亦道其常而已亦或舉其一端而非以一言盡衆理也人之處世禍
患亦不可不慮故言如此若夫外糾彈之任而摘發奸伏不顧後日之禍患
者亦當別論朱註云亦有為而言蓋恐人之為保身之計而不別白是非故

謂有因之而非通訓也蓋不然也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

按聖賢立言亦各有善意如說大人易所謂大人與天地同其德云云此言大人之全德推其極而言之如曰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說感化之本曰大人者言不必信此說行義之常曰從其大體為大人此証為大人之忠云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就成德指示純一無偽處固非諛充此心以為大人也亦非不失赤子之心事可以盡大人之全也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

家集註解為子事父母之道養生送死固似言生事喪祭人子之道也然如其說則生前之孝不足以為孝而惟棺槨衣衾之美哭泣踴踊之禮始

可以為孝也此非所以為教也子之於父母生事之間盡其歡心孝之本分推其心于既歿之後卒祭盡其禮必誠必信不使有悔焉耳非以此為孝之本也此章只說臣事君之道養生者猶保生之謂送死者猶效死之謂生死二字但在人臣分上言大事是國之大事危亂之秋緩急之間見危授命之事是也蓋言臣之事君保身養生者不足與擔當大事惟見危授命者而後可以擔當大事也又曰如舊說別送死大事只是一項事今日送死可以當大事分明是二事且上二句最說不得小注新安陳氏引趙岐說以為字訓當字曰非擔當之當非也蓋其說不當故遷就其義焉耳△通鑑唐高祖統杜才幹太子密故將也恨郝元真叛密執而數之曰今奉送死是汝

分遂斬之△梁書武帝紀今日朱爵之捷逆徒送死者

特許家人殯葬△言行錄張詠召上官正謂曰賊始發不三四日破數郡
勢方銳不可擊氣驕敢逼五城下乃送死耳△北夢瑣言梁祖本名溫後稱
無行王氏謂曰朱三落拓無行何處作賊送死烏能自致富貴汴師非吾子
也△隋書來護兒傳遼東之役高麗主高元掃境內兵以拒之護兒
笑謂副將周法尚及軍吏曰吾本謂其堅城清野以待王師今未送死
殄之而朝食△晉書庾亮傳亮寇慮逼送死亮又桓仲傳賊若果
驅大羊送死汚漢庶仰憑正順因致人利△又同上若在狡送死則舊即
以上堅壁不戰△同上謝琰傳琰曰苻堅百萬尚送死

以善服人者未有

按以善服人者有為之私以善養人者自然之應南軒以為王伯之分固然

言無實不祥

案集注舉二說以存疑當從前說若後說則二字前後不同不可從也蔽
賢二字集註之說觀言無實不祥則就言語上言為是古義云蔽賢之言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素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四端之心是也庶民去之則無以異於禽獸君子存之則
可以造於聖人故下節舉舜實之以示其極也夫堯舜人倫之至也今不言堯而
言舜者堯之德蕩蕩如天民無能名其封出濬川舉九官除四凶講明禮
樂兵刑之事以建人倫之道皆舜之功也

舜明於庶物

按明於庶物察於人倫集注專就知上解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專就上行解

故上文注內亦必着知不知字而曰衆人不知此而去之君子知此而存之予謂此全章專就行上發明不必要添知字明於廢物察於人倫正是平章百姓百姓昭明之事乃聖人之極功仁義之明效也集注必依格物究理套圈解為察識物理者恐不然也今審其語勢明物察倫二句正舉其事實下二句承上覆解其事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正應上文君子存之廢民去之句全節分明是說仁義非分貼知行也

孔子曰其義則丘

案其義則丘竊取之矣集注引公羊傳及尹氏說蓋言春秋褒貶之義小注蔡氏曰其義蒙上文王者而言蓋王者之義也亦同意大抵春秋諸家襲公羊餘說寓褒貶于字之間皆非夫子之意也所謂其義者著善惡之迹貽後

世之鑒戒也非褒貶之謂也司馬溫公諫院題名記曰後之人將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可不慎哉春秋之義亦如此

逢蒙學射於羿

案孟子引公明儀之言者凡四見曰庖有肥肉曰三月無君則弔曰吾王我師也及此章是也餘三章似是引古人之言唯此一章似與孟子論羿之事而言其曰宜無罪者國人之言有罪而卒可見也若無羿亦有罪之言緣何突然曰宜若無罪想儀之生亦及于孟子之時所謂私淑諸人之人或有此等人故引其言亦嘗與之論事也

故者以利為本

程子遺書云故者以利為本故是本如此也緣不便利害性利只是順天

下只是一箇利。孟子與周易所言一般，只為後人趨著利，便有弊。故孟子救本塞源，不肯言利。云云利只是一箇利，只為人用。後得別案集注云利猶順也。本程子語，今審程子意，非以順字訓利也。謂利者只是順理之事耳。陸象山語錄云：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此段人多不明首尾文義，中間所惡於智者，至智亦大矣。文義亦自明，不失孟子本旨。按其可見當以莊子去故與知解之觀莊子中有此故字，則知古人言語文字必常有此字。易雜卦中隨無故也，即是此故字。當孟子時，天下無能知其性者，其言性者大抵捩陳述言之，實非知性之本。往往以利害推說耳，是反以利為本也。夫子贊易治歷明時，在革之象，蓋歷本測候，常須改法觀革之美，則十歲之日至無可坐致之理明矣。孟子言十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正是言不可坐而致，以此明不可求其故也。

其故也。

如舜而已矣。

守聖人多矣，獨言舜為法於天下者，朱子謂舜處人倫之變而不失其常，故特舉舜為言，非也。蓋自古聖人虽多，而其為天下萬世制法垂範，舜特為成。觀二典亦載可見矣。故孟子特言之，先儒之學，蓋以明鏡止水觀聖人之心，故其言曰：聖人無優劣也，有則非聖人也。其然則堯舜文武皆可以言也，何獨必舜，所以曰取其處人倫之變，最不然也。

匡章通國皆稱不孝。

焦氏筆乘戰國策：章子母得罪，其父其父殺而埋之，馬棧之下，威王令更葬之。章子曰：臣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

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肯△噫章子之為言亦可哀矣而
孟子謂之子父責善而不遇也者豈嘗傷其父母自△而號泣以諫之歟
抑欲其母之不終棄也而以礼葬斬之父歟夫以章子念母之心賊王之命
而竟不敢起之馬棧之下彼誠知父之重也世俗不察乃被之不孝之名字
者當從俗論耶抑從孟子歟

齊人有妻一妾

宋吳氏林下偶談云孟子七篇不特推言義理廣大而精微其文法極可觀如齊人
乞墻段尤妙唐人雜說之類蓋倣於此也△史記賈誼傳腹為賦曰四月孟夏
庚子日施兮服集予舍徐廣曰施作斜字隱曰施音矢移又猶西斜也漢書
作斜

果有異於人乎

古本有字下有以字

京本意林
果言異花命

